

创作谈

写《深海》，在「深」字上下功夫

周振天



些作为“器”的宏大叙事，言简意赅，清晰明了地交代给观众。“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深乎意”，继之还是要下大力气在情字上来塑造、刻画人物。《深海》剧中浓墨重彩地表现了黄旭华与相濡以沫的妻子、与他30年不能见面尽孝的老母亲、还有解放前夕牺牲的地下党战友三个梯次的情感团块。真实的情感是一个人生命的本质，任何艺术作品，情感流露与抒发的宝贵就在于真实，情真才能意切。剧中黄旭华在即将随核潜艇深潜300米极限深度离家之前，他想对妻子隐瞒，但却又被妻子动情诘问那一场戏；黄旭华与30年没见的母亲终于相聚，他拿出母亲当年送给自己的银梳子，要给母亲梳头那一刻；还有当他看到牺牲的地下党战友布满弹孔的遗体后，觉得“自己身上从此有了烈士的生命”的倾诉等，都是想努力展现主人公负载着复杂、纠结、甚至痛楚的真实情感，伴随着核潜艇研制的每一个重要节点时的内心冲突、挣扎、升华……总之，从剧本创作到舞台二度创作，《深海》主创团队都坚持在情字上酣畅挥洒，让主人公研制大国重器的非凡贡献与高尚境界，扎扎实实地植根于真实的人伦情感、血肉丰满的真实生活基础之上。

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回避主人公生活、工作中的曲折与磨难。尽力生动、形象地描绘性格倔强，绝不向帝国主义封锁、向邪恶势力低头的黄旭华与坎坷历史年代发生强烈磨砺的命运感，进而透射出新中国草创年月里，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一以贯之为国效力的情感逻辑与深厚的文化脉络。黄旭华亲身经历了因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突然撤离而造成他一度几近崩溃与绝望；他也经历过“文革”造反派的冲击与霸凌。这类话题虽然很敏感，但决不能无视。如果全剧缺少了黄旭华遭遇过的特定年代的曲折与磨难，他的精神脉络与坚守信仰的逻辑就必定会出现断层。作为编剧，决不能面对主人公遭遇的历史困顿、命运痛楚，给观众端上一杯不痛不痒、不咸不淡的温吞水！但与此同时，在叙述策略上又要尽力让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能够理解与信服，尽量与他们能够“同频共振”。《深海》首演，我和导演特意坐在购票观剧的观众席中，看到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一直很投入。在网上和微信朋友圈，青年观众也给予了正气爆棚的反馈。这让我们很受鼓舞。有评论家指出：“这正是深切的爱国之情，温馨亲情，战友之情，支撑着主人公在曲折漫长的航程上，终于到达胜利彼岸。即便剧中出现非正常时期的政治生态场面，但作为男主角的黄旭华秉持九死而不悔的信仰，以他明亮的内心世界烛照了黑暗。”

在面临一些创作越来越过度商业化、庸俗化，对英雄人物描摹也有扁平化、概念化趋势的当下，话剧艺术还是要回归原本的初心，还是应紧紧盯住人民关注的时代话题，保持开掘生活的敏感，提升剧作哲思的锐度，用“同频共振”的真实叙事，给人们以精神启迪和情感抚慰，这也是话剧艺术存在的价值和理由。

人物纪实题材的创作以往写电视剧时有过几次尝试，如《李大钊》《张伯苓》《护国大将军》《上将洪学智》《青年朱德》等。这一次应广东话剧院院长邀请，撰写表现我国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事迹的话剧《深海》。在落笔之际首先有一个发心：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旭华没有辜负国家和时代，他和他的团队不辱使命，研制出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作为编剧，也不能辜负了这个题材！不仅要写黄旭华做了什么，还要形象化地告诉观众他为什么要那样做，更要诠释他30年隐姓埋名，历经艰辛，风雨无悔，究竟是靠什么支撑下来的。我觉得《深海》创作首先要跳出新闻报道的思路，决不能只满足于对黄旭华套路的叙事罗列与直白歌颂，必须在开掘主人公丰富的内心世界与情感经历上做足文章。而这则是对我和编剧陈彦生活积累、人情世态，以及对黄旭华那一代人的精神世界究竟有多深的理解的一次挑战与考验。

核潜艇对于许多编剧来讲，都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题材。我与导演黄定山商定的《深海》的贯穿结构，就是黄旭华随核潜艇深潜300米极限深度过程中的多次往事回忆。大概就是冥冥之中的缘分吧，多年前我作为海政话剧团创作员曾被领导安排到东海舰队276潜艇上代职过副政委体验生活。虽然那是一艘常规潜艇，我赶上的出海下潜最深的一次也就是30米，但在三个大气压的作用下，潜艇外壳被挤压得“咔咔”作响，那个声音足以让人心惊肉跳。还有在有一次出远海的前夜，我意外得知不少官兵将贵重物品，甚至还有有人写了遗书存在留岸人员手里，以防万一……今天执笔写《深海》，潜艇里日日夜夜的独特感觉一下子都涌了出来……

为避免落入“讲史不讲情，说事不尽心”的窠臼，《深海》文本创作就是要往深处走，首先要处理好“器”与情的关系。因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经济困难，核潜艇项目虽为大国重器，却也曾无奈地“几上几下”，加之当时的世界核潜艇大国都对我们严密封锁相关资料与技术，中国核潜艇研制起步阶段异常艰难。继而黄旭华的设计团队又为第一艘核潜艇艇型设计是一步到位，还是踩着美国、苏联的脚印分三步走等学术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这



电视剧《小娘惹》央八开播 看南洋华人女性叙写时代传奇

由中央电视台、爱奇艺、长信传媒、一佐一佑影视联合出品的电视剧《小娘惹》6月28日于央视八套黄金档开播。该剧由洪荣狄担当故事人，郭靖宇任总导演，肖燕、寇家瑞、岳丽娜、戴向宇领衔主演。《小娘惹》以上世纪30年代的新加坡地区为背景，通过半个世纪以上的跨度，书写了3个华人家族的纠葛兴衰，在战火纷飞与世代更迭下，不甘于命运摆布的娘惹勇敢挣脱枷锁，自强不息，叙写时代传奇。

早年华人从中国南方，漂洋过海来到南洋一带落地生根，并和当地土著女子结婚，繁衍后代。他们的后代——男性称为峇峇，女性称为娘惹。剧中天兰、菊香、月娘三代娘惹，由于性格和选择不同，走上了迥异的人生道路。第一代娘惹天兰聪明勤恳，苦练烧菜、女红等拿手绝活，她幻想拥有美好的爱情，现实却将她的梦想无情击碎。菊香、月娘两代娘惹同时保留并传承了娘惹文化中的勤劳、坚韧、忠贞与勇敢。即使母女俩都经历命运的捶打和战火的摧残，但始终没有将二人打垮。两位女性迈出封闭的宅院，冲破现实的枷锁，逐步走向意识觉醒，认识到女性也可以做自己命运的主宰，不断为自己的生命书写新的价值，并通过不断学习和努力奋斗，赢得所有人的尊重。



据悉，该剧在马来西亚新山、吉隆坡和滨城以及中国多地取景拍摄。剧中不仅有对色香味俱全的娘惹菜的呈现，也有饱含地域特色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婚礼习俗的展示，反映出娘惹文化的独特性与融合性。（慧言）

追忆

忠诚的革命文艺战士

——写给电影艺术家于蓝妈妈 江平

她是新中国第一位在国际A类电影节获得“最佳女演员”殊荣的表演大师；她是上世纪60年代初由周恩来总理圈定并由文化部正式评选出的“新中国22大明星”之一；她是中国电影百年时由人事部和广电总局评定的“国家有突出贡献艺术家”；她是金鸡奖、金凤凰奖、国际儿童电影节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

面对一座座金色的奖杯，面对一本本红色的证书，她说：我不是“大家”，也不是“大师”，更不是什么“明星”，我就是我，一个普通演员，一个革命战士，一个人民的文艺工作者。

她，就是我们敬爱的于蓝妈妈。庚子年春节，与病痛做了一年多斗争的她，忽然进入昏迷状态，一度还很危重，网上甚至传出了她去世的假消息。然而，她和自己主演的电影当中那些主人公一样，坚韧不拔，昂首不屈，在疫情肆虐的季节里，她就像一枝红梅，顽强地挺立着……

前些天，我和她儿媳通电话，得知老太太竟然能喝点米汤了，我真高兴啊！正准备什么时候去看她，可没想到，6月27号晚上，她长子田新新大哥泣告：妈妈21点07分走了……

犹如晴天霹雳！不知道为何，那一刻，我脑海里忽然闪现出两个形象，那就是：周莲和江姐。

于蓝妈妈的代表作品是《革命家庭》和《烈火中永生》。片中，她扮演的英雄母亲周莲和巾帼女杰江姐，是深植国人心中经典的银幕形象。

不过，走下银幕的于蓝妈妈，却是那么低调。她一生谦逊，不爱张扬。她多次说，你们不要把我当成江姐当成周莲，我只是在她们精神感召下，扮演了她们。我于蓝有今天，一靠党的培养，二是沾了这些党员先烈们的光！

她有一桩事让她永远骄傲：我和我们党同龄，生于1921年……

前年，上影集团85岁的老演员牛犇同志入党，适逢“7·23”，是党的一大召开的纪念日。我请牛犇老师到中影股份公司给大家上党课。牛犇一到北京，先去位于黄亭子的儿童电影制片厂旧宿舍看他的“长辈”——电影《龙须沟》中，于蓝和他合作过。快80岁高龄的老人和刚入党一个月的老人，相拥而泣，当即，于蓝给牛犇写下了一句话：“牛犇同志，你是不忘初心优秀共产党员！”牛犇激动地说道：“这好比是‘岳母刺字’啊！”而于蓝老师神情却变得严肃起来：“不，银幕上，我们是好搭档，现在我们是党员了，我们就是好同志！”

两位老艺术家一同到了中影，在党旗下，引领着同志们重温入党誓词，于蓝妈妈把誓词念得铿锵有力，振聋发聩。那情景，让人动容。

于蓝妈妈的晚年一般都宅在家，打电脑，写大字，除每天下楼锻炼、散步一小时，不轻易出门，可我却请她参加公益活动，特别是为少年儿童电影，下乡去工厂进校园，她必到，哪怕坐轮椅也要来。见了我，她叫到“江平同志”，跟我介绍，总说“这是我领导”。我说，您是参加过抗战的老革命，我是晚辈学生。她很认真地回答：“你是中影股份总经理，我是中影演员，这上下级关系是组织原则，不能乱的。”

生活中，我俩亲如母子，这么说吧，我从上影调北京工作17年，每年6月3日，我从没忘记，都会和大伙儿一起张罗着给她过生日，人最多的一次，是她97岁，百之众，不吃公款，青年演员佟丽娅和孙茜掏腰包出餐费，我忙乎牵头；人最少的一次，只有她，保姆，我，我们在病房。

80岁之前，于蓝妈妈从来不让别人给她过生日，她说：“我是党员干部，不兴搞拜寿这一套。”可是耄耋之年，她却悄悄对我说：老了，有时候想想，生日那天该过还是过吧，别吱声，叫几个要好的同志，一块聚餐，吃个蛋糕，吃面条，唱个歌，就行了。有一条要记牢，不许花国家的钱，不许搞大吃大喝。

我明白于蓝妈妈的心。她惦记曾经跟她同甘共苦过的老战友们，她牵挂那些还在一线奋斗的老电影人，她还想借机会跟大家了解电影创作生产的情况和形势。于是，我们就这样定了，每年6月3日小聚，自己花钱，有时也凑份子，从橘子水升级成橙汁，有时尚的鲜奶西点取代老式麦淇淋蛋糕……20年！唯一不变的，那就是唱一样的歌：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我和老太太有近40年的交往。我认识她时，正好她60岁生日差3天。1981年6月1日，她在北京电影制片



周恩来总理接见于蓝



本文作者与于蓝



于蓝在电影《烈火中永生》中饰演江姐



于蓝在电影《翠岗红旗》中饰演红军家属向五儿

厂车棚改造的几间破平房，创建了中国第一个也是如今全球唯一的儿童电影制片厂。那天，文化部召开儿童电影制片厂成立大会，她从领导手中接过挂着红彩球的白漆黑字的木牌，欢天喜地扛了回来。当时，我只是演群众甲乙的“小把戏”，远远地望着叔叔阿姨妈妈们在那里挂牌，好生羡慕啊，没想到，若干年后，我也担任了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厂长。于是，2008年，当我导演少年励志电影《寻找成龙》时，于蓝妈妈友情出演只有三句台词的路人甲，来为新人张一山跑龙套。剧本筹备的时候，我就让她先看，老太太一个劲儿地说：“要向善向上，欢乐喜庆，儿童电影不要搞得哭哭啼啼的，不要去展现所谓的社会阴暗面，要阳光，要积极。”

我大着胆子问：“您能给我们串个小角色吗？”

她回答：“为什么不能？我是党员，听组织的！”

她说这话的时候，特别平静，一点没有喊口号的感觉。我坚信，于蓝妈妈的真诚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我听说过，上一回拍儿童电影《二十五个孩子一个爹》，一场戏，剧组给了她两万块酬金，她说她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的钱！一转身，她就把钱捐给了希望小学。

拍戏头一天晚上，于蓝妈妈打来电话：“导演，我好像有点感冒，怕明天误你的事，能不能再请一位同志？”

按照她的意思，我立刻请了陶玉玲老师，没想到，第二天，于蓝妈妈也到了现场：“我吃了退烧药，觉得问题不大，想想还是来吧，万一用得着我！这不，我还把保姆的衣服帽子给穿上了，这挺像一个问题村的农村大娘吧？”

我当时特别感动，把原有的六句台词删成两句，她俩一人三句。拍的时候一气呵成，居然没有停顿。张一山告诉我：“太了不起了！两位奶奶刚才在那儿，这几句台词，融入回对了十几遍！”

榜样力量是无穷的。张一山说，



原来都不知道于蓝是谁，做了“功课”，头一天突击看了《烈火中永生》，才晓得，她就是江姐！她就是中国儿童电影的老祖母啊！

是的，她还创办了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每两年一次。全球的儿童电影工作者，都仰视这位终身奋斗的老祖母，因为从60岁开始，她全身心地扑在了儿童电影事业上。一日，天寒地冻，同伴手忙脚乱地关紧大门，不小心把她的手夹在其间，送到医院，只见无名指上挂着半截手指头。医生说可断肢再植，但必须歇一两个月，老太太急了，一咬牙一跺脚，将半截手指连皮带肉拽下扔进垃圾桶，抹碘酒，缠纱布，回家！为啥？第二天有部儿童电影要开机呢！

我在上海工作时，曾经担任过儿童片《胖墩夏令营》的总制片人，请老太太当顾问，送审时发现，字幕员把“于蓝”写成了“于兰”。我和同事杨玉冰、孙雪萍商量，最后一本拷贝重做，老太太一听，顿时急了：“不改，动一个字，多花上万块钱呢！”

晚年的于蓝妈妈腿脚不利索，可她知道，儿童电影经费少，每次参加各种开机关机活动，只要去外地，都不允许我们买头等舱，有几次，已经买了头等舱，她跟我们着急，我们告诉她打折扣的，说才三折，90多岁的她才肯上飞机。

她每次都把轮椅带着托运，我们告诉她，机场可以随时安排，于蓝妈妈说：不能给别人添麻烦，我从延安那天起，接受的教育就是为人民服务，我怎么能让别人老为我服务呢？

于蓝16岁时，日本鬼子侵占北平，受过良好教育的她，待在家躲避战乱。有同学介绍她到日伪的机关里做事，挣金票，而她却选择了投笔从戎，抗日救国。从北平到延安，冒着危险，排除万难，步行50多天，走烂了3双鞋，终于来到革命圣地，双手接定宝塔山。穿上了八路军军装，她牢牢记住了战士登记表上的那两句话：“做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对革命无限忠诚”。18岁时，她在党旗下举起了右拳，立志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参加了鲁艺，到人民中间去，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演出。延河边上，她找到了终身的革命伴侣，也就是后来在电影《英雄儿女》中扮演王芳爸爸田方的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首任厂长。

从延安城下，走到金水桥边，于蓝一刻不停地在路上，这一走，就是80多个春秋。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她被国家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在病房，大家给她报喜，她耳聋，声音也就高：“我为革命贡献太少，而党却给我太多，我不踏实啊！”那声音，震惊了楼道里的医生护士，也感动着来看她的每一个人。

前年，中影股份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拍摄公益片《一切如你》，这是一部用10个片段组成的电影，导演请于蓝老师出场10分钟，演刘佩琦的妈妈。3天的戏，97岁的她毫不怠慢，脚底生茧，一整天就拍完了。拍戏的现场，摄制组专门准备了救护车，防止这些老艺术家们有个头疼脑热的。于蓝老师看见了，乐呵呵地说：“不怕不怕，如果死在现场，那就是做人民的文艺工作者的最大光荣，那就算是革命到老了。”

2018年盛夏，她忽然在家摔倒，住院后，记忆力严重衰退。去年，儿子田壮壮导演过生日，她都不认识他是谁，可《一切如你》的年轻导演去给她看样片时，老太太居然仍记得台词：“儿子，吃桃酥……”

我们去探望她，很多熟人，她都分辨不清了，唯独问我：“江平同志，咱的儿童电影拍完了没有？”

今年，因为疫情严重，怕交叉感染，我们不敢去医院，委屈了老人家几个月在病房孤身奋战。

如今，她走了，也许是去天上，和她的老伙计们一起讨论剧本了……我想，她的电影永远没有拍完，她的心，她的血，她的根，她的一切，永远都融入了鲜红的党旗之中。

她永生！